

赴法琐纪

—— 巴黎 PARIS 2007/3/31 (参加第 24 届 CAC/CCGP)

出境乘飞机：在北京办出境手续，有些物品要填写申报单，免得回来找麻烦，实际上一般不填也可以。还要填写离境卡。这次法国航空公司（AIR FRANCE）从北京直飞巴黎，不像上次从北京到上海，再从上海到巴黎。大约晚点 20 分钟到戴高乐机场。在飞机上服务的都是空哥，素质感觉不如加拿大的空奶，小伙子如同一个长期待业下岗又重新上岗的工作人员。要知道，在中国这是一个许多姑娘、小伙的梦想，也是许多人羡慕的职业。中国代表团大队人马所乘坐的国航飞机晚点了 2 个小时。我一路上孤独而享受，前后左右享受那种浓浓的香水加腋臭的味道。一路吃得不错，有中式和法式两种餐饮供应。既然出来了，那就尝尝法国佬吃什么吧。我一个人打的花了 47 欧元到宾馆办理了手续。来过一次就没有新鲜感了，一路上都没有往外多望几眼。

入关：乘坐法航的飞机，检查的不是很严格。只一道手续，我也没有给他填写入境卡，同样盖上了不清楚的印章就放我入境了。看来我还不像一个恐怖分子。

我倒时差的能力就如同我英语的能力一样很差，每天 1 小时。等全部倒完，也该是回国的日子了。回国还得倒，难受死了。

中国人在某些方面在法国是不会受到欢迎的，他们会以不同的方式表示抗议。中国人喜欢聚堆，说国语，声音高。不知不觉就“加塞”。他们对我们的理解和认识有一些是偏见，有一些是文化和习惯上的差异，并不存在着素质和修养的问题。

这次住的旅馆名叫：TERMINUS NATION 96 Cours de Vincennes 75012 Paris，与国家质检总局进出口食品安全局马先生同屋。住宿费特贵，2 星级标准，双人间 2 个床每人 35.7 欧元。早餐费用包括在宿费里。除了咖啡、牛奶、开水是热的，其他都是凉的。2 星级与 3 星级的差别是无水果、肉食和鸡蛋。在早餐厅两位短工都是中国人。房价如果不换算，放在国内卫生条件还不错，应不算贵。但是此次还是忘了带拖鞋、木梳、擦鞋纸、洗发膏、筷子、牙签。电视 9 英寸，频道少，没有英语频道。本次出行带了插座，电烧水壶，感到方便，节省了点欧元也方便了不少同伴。这次去每天至少一顿中餐，到处都有中餐馆，每顿 10 欧以上；每碗（小碗）米饭 1.4 欧元。

乘地铁：巴黎的地铁非常方便，可谓四通八达。每次从地铁口出来都会发傻，走累了，实在找不到就去钻地铁，法国的地铁叫“METRO”，在大街上找标志  不是很清楚，钻进去在地铁列车里能看到在什么地方下车可以换乘，只要记住所去的地名就好了。发现方向错了，下来过去重座好了。有些线路车门是半自动的（有 6 号线、9 号线等等），由按钮或小扳手，到站自己开，弄不好吓一跳或车开走了。大的车站有人工售票，其他小的有自动售票

机。买周票较合适，16.5 欧元。但是这种票不能坐郊区小火车 RER，比如到凡尔赛宫（Chateau de Versailles）需要另花 2.5 欧元买票。地铁站名下面用咖啡色标示出的地点，通常为著名旅游点，据说是国际标准做法。1 号线地铁可去卢浮宫（Louvre）、协和广场（Concorde）、香榭丽舍大街（Champs Elysees）、凯旋门（Charles de Gaulle Etoile），一直到巴黎戴芳斯新区（La Defense，1 号线地铁终点）（高楼大厦，新凯旋门）；9 号线可去老佛爷商场（Galeries La Fayette）（有中文服务）、巴黎春天（Printemps）购物商场（与老佛爷一条街）；其他著名景点还有埃菲尔铁塔（Tour Eiffel，6 号线或从凯旋门步行）、圣心教堂（Sacre-Coeur，4 号线或 12 号线）巴黎圣母院（Notre-Dome，4 号线 St-Michel 站下或 7 号线 Sully Morland 站下或步行）先贤祠（Panthon，7 号线 Jussieu 站下步行）蓬皮杜艺术中心（Centre Pompidou，11 号线 Rambuteau 站下）、奥尔塞博物馆（Musee d'Orsay，12 号线，C 线或步行）、圣礼拜堂（Sainte-Chapelle，路线同巴黎圣母院）、巴黎荣军院（Hotel des Invalides，13 号线 Varenne 站下或 8 号线 Invalides 站下）内有拿破仑墓。在巴黎的地铁上，你会发现一个现象，那就是坐在车上看书的人要多于看报的人，可能是人人都有想要当雨果大作家的梦想。第二次来感觉法国也就是一般般。从目前来看许多方面和国内的大城市已经有了差距，有衰落的迹象。我在地铁上经常看到只有在国内农村才能看到人们穿的那种老式胶鞋，可有人说时髦。我们虽然是发展中大国，但是在资源利用上，应该向人家学习。比如宾馆，在国内很少有这么小和狭窄的，可能与资产私有化有关。旅法华侨都说回国内住宾馆、吃饭那是一种享受。

4 月 1 日我们 5 人一同到了卢浮宫、凯旋门和艾菲尔铁塔转了一圈。同行的人太多，有的人来过了，想法也多，很难达成游览的共识。

换钱：本次参会有食品法典信托基金资助，到巴黎给的是旅行支票。在银行换钱，美元兑欧元汇率 0.70；在卢浮宫只 0.69，老外看了直摇头。在香榭丽舍大街最高的 0.73，还不知道旅行支票能否换现金。在巴黎的 BNP 银行可谓戒备森严，有 2 道门，一个一个人放行，办事员离开柜台去金库取钱，回来一五一十当场数给你确认。

4 月 7 日我自己去了先贤祠，看看老外对故去的先人是怎样祭奠的，处理方式与我们有什么不同之处，看了之后还很受震惊。在法国，评价一个人的一生时，一句话死后葬于先贤祠就足够荣耀了。看到有那么多的作家和艺术家被供奉在这里，自然会想到法国文学的顶尖人物，以《人间喜剧》笑傲世界文学的巴尔扎克；想到以一部《红与黑》征服世界的斯丹达尔；还有世界短篇小说之王莫泊桑。但是令人遗憾的是，这里也没有他们。也就是说，他们在法国人的心目中还不算是伟人。很显然，在法国人的心目中，一个伟人，不能仅仅是有卓越的艺术建树，更重要的是他对于国家和民族的有着思想和精神的贡献。拿破仑除外，像大仲马这样的人物进去时都是有争议的。这里有 27 位名人入土，有伏尔泰、卢梭、雨果、左拉……。他们把人的表象发挥到了极致，而我们的先哲们把人的本质发挥到了极致。他们生

前或荣耀或追求，死后一个破棺材，一具尸骨，不怕盗墓；时不时还享受鲜花，感受尊敬继续荣耀。他们奉献的很多，索取的却很少。故去的人都是一样的，是活着的人在发挥作用，做文章产生差异。这些东西使我想到了是否说明我们活着的人在作怪。在居里夫妇的墓前我怀着敬仰的心情站了很久。稍大一点的居里夫人石棺盖上放着一只马蹄莲。那么多人前来瞻仰久久不愿意离去。离开先贤祠时，在留言簿上我写下了“伟大的思想和人物属于全人类”，想用英语或法语写但我不会。回到宾馆时，我与同伴们开玩笑说，居里夫人对面还有空着的地方……

现代我们改进了，周恩来、邓小平的做法我非常赞成，死后骨灰一扬不要污染环境就成。留个匣子，后人不看你，别人说不孝道，活着的人总看你多麻烦，心里有时想想就行了。

要回国了，我们诙谐的把巴黎总结为：脑袋插根棍那叫雕塑；不穿衣服那叫艺术；狗满大街随便拉屎那是自由；房上站一帮人那一定是皇宫或古迹。

由于团队人多 2 辆出租车坐不下，我自己预定了一辆，司机是位混血或黑人，他对中国感兴趣，而且还知道青岛，但他不知道长城，我感到很吃惊。他知道往返北京机票大约 500 欧元。他每天工作 4 小时，我告诉他我每天自愿工作 10 小时以上，他不相信。到机场 50 欧出租车费，不拿大包的话，坐地铁 B 线仅 3.5 欧元，坐 351 公交车才 2.5 欧元。据说巴黎是一个可以给也可以不给小费的地方。

在戴高乐机场可以提前 4 小时进入机场安检候机，他们不傻，可以让你有充分的时间买免税商品。我在那里咖啡屋吃了一个三明治，价格比市内贵一倍以上。我们的机场一般要贵 5-10 倍。领到登机牌后安检必须解腰带，门响报警后需要手工检查，庆幸我过去后它没叫唤。我的包里放了 1 瓶“依云”水，检查出来我喝了一口也不许我带进去，这点很不厚道，我们发展中国家来的买瓶水容易么。登机与国内不同，什么护照、机票、登机牌 3 样东西至少看两遍，特别是机票要放在登机牌的背面。